



00000

0000



歷代文選卷之六

西漢

入粟贖罪議

蕭望之

民函陰陽之氣有仁義欲利之心在教化之所助堯  
在上不能去民欲利之心而能令其欲利不勝其好  
義也雖桀在上不能去民好義之心而能令其好義  
不勝其欲利也故堯桀之分在於義利而已道民不  
可不慎也今欲令民量粟以贖罪如此則富者得生  
貧者獨死是貧富異刑而法不一也人情貧窮父兄  
囚執聞出財得以生活為人子弟者將不顧死亡之





患敗亂之行以赴財利求救親戚一人得生十人以  
喪如此伯夷之行壞公綽之名滅政教一傾雖有周  
召之佐恐不能復古者藏於民不足則取有餘則與  
詩曰爰及矜人哀此鰥寡上惠下也又曰雨我公田  
遂及我私下急上也今有西邊之役民失作業雖戶  
賦口歛以贍其困乏古之通義百姓莫以爲非以死  
救生恐未可也陛下布德施教教化旣成堯舜亡以  
加也今議開利路以傷旣成之化臣竊痛之

言得失疏

王吉

陛下躬聖質總萬方帝王圖籍日陳于前惟思世務  
將興太平詔書每下民欣然若更生臣伏而思之可  
謂至恩未可謂本務也欲治之主不世出公卿幸得  
遭遇其時言聽諫從然未有建萬世之長策舉明主  
於三代之隆者也其務在於期會簿書斷獄聽訟而  
已此非太平之基也臣聞聖王宣德流化必自近始  
朝廷不備難以言治左右不正難以化遠民者弱而  
不可勝愚而不可欺也聖主獨行於深宮得則天下  
稱誦之失則天下咸言之行發於近必見於遠故謹



選左右審擇所使左右所以正身也所使所以宣德也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其本也春秋所以大一統者六合同風九州共貫也今俗吏所以牧民者非有禮義科指可世世通行者也獨設刑法以守之其欲治者不知所繇以意穿鑿各取一切權譎自任故一變之後不可復修也是以百里不同風千里不同俗戶異政人殊服詐僞萌生刑罰無極質樸日銷恩愛寢薄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非空言也王者未制禮之時引先生禮宜於今者而用之臣願陛下承天心發大業與公卿大臣延及儒生述舊禮明

王制歐一世之民躋之仁壽之域則俗何以不若成康壽何以不若高宗竊見當世趨務不合於道者謹條奏唯陛下財擇焉吉意以爲夫婦人倫大綱夭壽之萌也世俗嫁娶太早未知爲人父母之道而有子是以教化不明而民多夭聘妻送女亡節則貧人不及故不舉子又漢家列侯尚公主諸侯則國人承翁主使男事女夫詘於婦逆陰陽之位故多女亂古者衣服車馬貴賤有章以褒有德而別尊卑今上下僭差人人自制是以貪財趨利不畏死亡周之所以能致治刑措而不用者以其禁邪於冥冥絕惡於未萌



西漢 卷六  
也又言舜湯不用三公九卿之世而舉臯陶伊尹不  
仁者遠今使俗吏得任子弟率多驕騫不通古今至  
於積功治人亡益於民此伐檀所爲作也宜明選求  
賢除任子之令外家及故人可厚以財不宜居位去  
角抵減樂府省尙方明視天下以儉古者工不造雕  
琢商不通侈靡非工商之獨賢政教使之然也民見  
儉則歸本本立而未成其指如此

諫昌邑王遊獵疏

臣聞古者師日行三十里吉行五十里詩云匪風發  
兮匪車揭兮顧瞻周道中心惻兮說曰是非古之風

也發發者是非古之車也揭揭者蓋傷之也今者大  
王幸方與會不半日而馳二百里百姓頗廢耕桑治  
道牽馬臣愚以爲民不可數變也昔召公述職當民  
事時舍於棠下而聽斷焉是時人皆得其所後世思  
其仁恩至乎不伐甘棠甘棠之詩是也大王不好書  
術而樂逸游馮式樽銜馳騁不止口倦乎叱咤手苦  
於筆轡身勞乎車輿朝則冒霧露晝則被塵埃夏則  
爲大暑之所暴炙冬則爲風寒之所侵薄數以奕脆  
之玉體犯勤勞之煩毒非所以全壽命之宗也又非  
所以進仁義之隆也夫廣廈之下細旃之上明師居



前勸誦在後上論唐虞之際下及殷周之盛考仁聖之風習治國之道訢訢焉發憤忘食日新厥德其樂豈徒銜檄之間哉休則俛仰詘信以利形進退步趨以實下吸新吐故以練臧專意積精以適神於以養生豈不長哉大王誠留意如此則心有堯舜之志體有喬松之壽美聲廣譽登而上聞則福祿其臻而社稷安矣皇帝仁聖至今思慕未怠於宮館囿池弋獵之樂未有所幸大王宜夙夜念此以承聖意諸侯骨肉莫親大王大王於屬則子也於位則臣也一身而二任之責加焉恩愛行義纖介有不具者於以上聞非享國之福也臣吉愚戇願大王察之



尚德緩刑書

路溫舒

臣聞齊有無知之禍而桓公以興晉有嬖姬之難而文公用伯近世趙王不終諸呂作亂而孝文為太宗繇是觀之禍亂之作將以開聖人也故桓文扶微興壞尊文武之業澤加百姓功潤諸侯雖不及三王天下歸仁焉文帝永思至德以承天心崇仁義省刑罰通關梁一遠近敬賢如大賓愛民如赤子內恕情之所安而施之於海內是以囹圄空虛天下太平夫繼變化之後必有異舊之恩此聖賢所以昭天命也往者昭帝即世而無嗣大臣憂戚焦心合謀皆以昌邑



尊親援而立之然天不授命淫亂其心遂以自亡深  
察禍變之故廼皇天之所以開至聖也故大將軍受  
命武帝股肱漢國披肝膽決大計黜亡義立有德輔  
天而行然後宗廟以安天下咸寧臣聞春秋正卽位  
大一統而慎始也陛下初登至尊與天合符宜改前  
世之失正始受命之統滌煩文除民疾存亡繼絕以  
應天意臣聞秦有十失其一尙存治獄之吏是也秦  
之時羞文學好武勇賤仁義之士貴治獄之吏正言  
者謂之誹謗過過者謂之妖言故盛服先王不用於  
世忠良切言皆鬱於胸譽諛之聲日滿於耳虛美熏

心實禍蔽塞此乃秦之所以亡天下也方今天下賴  
陛下恩厚亡金革之危饑寒之患父子夫妻戮力安  
家然太平未洽者獄亂之也夫獄者天下之大命也  
死者不可復生鬻者不可復屬書曰與其殺不辜寧  
失不經今治獄吏則不然上下相毆以刻爲明深者  
獲公名平者多後患故治獄之吏皆欲人死非憎人  
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是以死人之血流離於市被  
刑之徒比肩而立大辟之計歲以萬數此仁聖之所  
以傷也太平之未洽凡以此也夫人情安則樂生痛  
則思死捶楚之下何求而不得故囚人不勝痛則飾



辭以視之吏治者利其然則指道以明之上奏畏卻  
 則鍛鍊而周内之蓋奏當之成雖咎繇聽之猶以為  
 死有餘辜何則成練者衆文致之罪明也是以獄吏  
 專為深刻殘賊而亡極媮為一切不顧國患此世之  
 大賊也故俗語曰畫地為獄議不入刻木為吏期不  
 對此皆疾吏之風悲痛之辭也故天下之患莫深於  
 獄敗法亂正離親塞道莫甚乎治獄之吏此所謂一  
 尚存者也臣聞烏鳶之卵不毀而後鳳皇集誹謗之  
 罪不誅而後良言進故古人有言山藪藏疾川澤納  
 汙瑾瑜匿惡國君含垢唯陛下除誹謗以招切言開  
 天下之口廣箴諫之路埽亡秦之失尊文武之德省  
 法制寬刑罰以廢治獄則太平之風可興於世永履  
 和樂與天亡極天下幸甚



聖主得賢臣頌

王褒

夫荷旃被毳者難與道純絲之麗密羹藜哈糗者不足與論太牢之滋味今臣辟在西蜀生於窮巷之中長於蓬茨之下無遊觀廣覽之知顧有至愚極陋之累不足以塞厚望應明指雖然敢不略陳愚而抒情素記曰共惟春秋法五始之要在乎審已正統而已夫賢者國家之器用也所任賢則趨舍省而功施普器用利則用力少而就效衆故工人之用鈍器也勞筋苦骨終日矻矻及至巧冶鑄干將之樸清水淬其鋒越砥歛其鏘水斷蛟龍陸剗犀革忽若彗汜晝塗



如此則使離婁督繩公輸削墨雖崇臺五增延袤百丈而不溷者工用相得也庸人之御駑馬亦傷吻敝策而不進於行匈喘膚汗人極馬倦及至駕齧羆駮乘旦王良執靶韓哀附輿縱馳騁驚忽如景靡過都越國蹶如歷塊追奔電逐遺風周流八極萬里一息何其遼哉人馬相得也故服絺綌之涼者不苦盛暑之鬱燠襲貂狐之煖者不憂至寒之悽愴何則有其具者易其備賢人君子亦聖王之所以易海內也是以嘔喻受之開寬裕之路以延天下之英俊也夫竭知附賢者必建仁策索人求士者必樹伯迹昔周公

躬吐捉之勞故有圍空之隆齊桓設庭燎之禮故有匡合之功由此觀之君人者勤於求賢而逸於得人  
人臣亦然昔賢者之未遭遇也圖事揆策則君不用其謀陳見悃誠則上不然其信進仕不得施效斥逐又非其愆是故伊尹勤於鼎俎太公困於鼓刀百里自鬻甯子飯牛離此患也及其遇明君遭聖主也運籌合上意諫諍卽見聽進退得關其忠任職得行其術去卑辱與渫而升本朝離疏釋躋而享膏梁剖符錫壤而光祖考傳之子孫以資說士故世必有聖知之君而後有賢明之臣故虎嘯而風冽龍興而致雲



蟋蟀俟秋吟蜉蝣出以陰易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  
詩曰思皇多士生此王國故世平主聖俊艾將自至  
若堯舜禹湯文武之君獲稷契臯陶伊尹呂望之臣  
明明在朝穆穆列布聚精會神相得益章雖伯牙操  
逝鍾逢門子鸞烏號猶未足以喻其意也故聖主必  
待賢臣而弘功業俊士亦俟明主以顯其德上下俱  
欲驩然交欣千載一合論說無疑翼乎如鴻毛遇順  
風沛乎如巨魚縱大壑其得意若此則胡禁不止曷  
令不行化溢四表橫被無窮遐夷貢獻萬祥畢臻是  
以聖王不徧窺望而視已明不單傾耳而聽已聰恩  
從祥風翺德與和氣游太平之責塞優游之望得遵  
遊自然之勢恬淡無爲之場休徵自至壽考無疆雍  
容垂拱永永萬年何必偃仰詘信若彭祖啍噓呼吸  
如僑松眇然絕俗離世哉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  
蓋信乎其以寧也



四子講德論

王褒

微斯文學問於虛儀夫子曰蓋聞國有道貧且賤焉  
恥也今夫子閉門距躍專精趨學有日矣幸遭聖主  
平世而又懷寶是伯牙去鍾期而舜禹遁帝堯也於  
是欲顯名號建功業不亦難乎夫子曰然有是言也  
夫蚊蠱終日經營不能越階序附驥尾則涉千里攀  
鴻翮則翔四海僕雖頑嚚願從足下雖然何由而自  
達哉文學曰陳懿誠於本朝之上行話談於公卿之  
門夫子曰無介紹之道安從行乎公卿文學曰何爲  
其然也昔甯戚商歌以干齊桓越石負芻而寤晏嬰



非有積素累舊之歡皆塗覲卒遇而以為親者也故  
毛嬙西施善毀者不能蔽其好嫫媧倭傀善譽者不  
能掩其醜苟有至道何必介紹夫子曰咨夫特達而  
相知者千載之一遇也招賢而處友者衆士之常路  
也是以空柯無刃公輸不能以斲但懸曼矰蒲苴不  
能以射故膺騰撇波而濟水不如乘舟之逸也衝蒙  
涉田而能致遠未若遵塗之疾也才蔽於無人行衰  
於寡黨此古今之患唯文學慮之文學曰唯唯敬聞  
命矣於是相與結侶攜手俱游求賢索友歷于西州  
有二人焉乘駱而歌倚輓而聽之詠歎中雅轉運中

律擘緩舒繹曲折不失節問歌者為誰則所謂浮游  
先生陳丘者也於是之士相見之禮友焉禮文既集  
文學夫子降席而稱曰俚人不識寡見豈聞曩從末  
路望聽玉音竊動心焉敢問所歌何詩請聞其說浮  
游先生陳丘子曰所謂中和樂職宣布之詩益州刺  
史之所作也刺史見太上聖明股肱竭力德澤洪茂  
黎庶和睦天人並應屢降瑞福故作三篇之詩以歌  
之也文學曰君子動作有應從容得度南容三復白  
珪孔子睹其慎戒太子擊誦晨風文侯諭其指意今  
吾子何樂此詩而詠之也先生曰夫樂者感人密深



而風移俗易吾所以詠歌之者美其君術明而臣道得也君者中心臣者外體外體作然後知心之好惡臣下動然後知君之節趨好惡不形則是非不分節趨不立則功名不宣故美玉蘊於砥砭凡人視之快焉良工砥之然後知其和寶也精練藏於鑛外庸人視之忽焉巧冶鑄之然後知其幹也况乎聖德巍巍蕩蕩民氓所不能命哉是以刺史推而詠之揚君德美深乎洋洋罔不覆載紛紜天地寂寥宇宙明君之惠顯忠臣之節究皇唐之世何以加茲是以每歌之不知老之將至也文學曰書云迪一人使四方若卜

筮夫忠賢之臣導主志承君惠攄盛德而化洪天下安瀾比屋可封何必歌詠詩賦可以揚君哉愚竊惑焉浮游先生色勃皆溢曰是何言與昔周公詠文王之德而作清廟建爲頌首吉甫歎宣王穆如清風列於大雅夫世衰道微僞臣虛稱者殆也世平道明臣子不宣者鄙也鄙殆之累傷乎王道故自刺史之來也宣布詔書勞來不怠令百姓徧曉聖德莫不霑濡龐眉耆耆之老咸愛惜朝夕願濟須臾且觀大化之淳流於是皇澤豐沛主恩滿溢百姓懽忻中和感發是以作歌而詠之也傳曰詩人感而後思思而後積



積而後滿滿而後作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詠歌之詠歌之不厭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此臣子於君父之常義古今一也今子執分寸而罔億度處把握而却寥廓乃欲圖大人之樞機道方伯之失得不亦遠乎陳丘子見先生言切恐二客慙膝步而前曰先生詳之行潦暴集江海不以為多鱸鱠並逃九罟不以為虛是以許由匿堯而深隱唐氏不以衰夷齊恥周而遠餓文武不以卑夫青蠅不能穢垂棘邪論不能惑孔墨今刺史質敏以流惠舒化以揚名采詩以顯至德歌詠以董其文受命如絲明

之如緡甘棠之風可倚而俟也二客雖窒計沮議何傷顧謂文學夫子曰先生微矜於談道又不讓乎當仁亦未巨過也願二子措意焉夫子曰否夫雷霆必發而潛底震動抱鼓鏗鏘而介士奮竦故物不震不發士不激不勇今文學之言欲以議愚感敵舒先生之憤願二生亦勿疑於是文繹復集乃始講德文學夫子曰昔成康之世君之德與臣之力也先生曰非有聖智之君惡有甘棠之臣故虎嘯而風寥戾龍起而致雲氣蟋蟀俟秋吟蜉蝣出以陰易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鳴聲相應仇偶相從人由意合物以類同



是以聖主不徧窺望而視以明不殫傾耳而聽以聰  
何則淑人君子人就者衆也故千金之裘非一狐之  
腋大厦之材非一丘之木太平之功非一人之略也  
蓋君爲元首臣爲股肱明其一體相待而成有君而  
無臣春秋刺焉三代以上皆有師傅五伯以下各自  
取友齊桓有管鮑隰寧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晉文公  
有咎犯趙衰取威定霸以尊天子秦穆有王由五段  
攘却西戎始開帝緒楚莊有叔孫子反兼定江淮威  
震諸夏勾踐有種蠡渫庸尅滅彊吳雪會稽之恥魏  
文有段干田翟秦人寢兵折衝萬里燕昭有郭隗樂

毅夷破彊齊困閔於莒夫以諸侯之細功名猶尚若  
此而况帝王選於四海羽翼百姓哉故有聖賢之君  
必有明智之臣欲以積德則天下不足平也欲以立  
威則百蠻不足攘也今聖主冠道德履純仁被六藝  
佩禮文屢下明詔舉賢良求術士招異倫拔俊茂是  
以海內歡慕莫不風馳雨集襲雜並至填庭溢闕含  
淳詠德之聲盈耳登降揖讓之禮極目進者樂其條  
暢怠者欲罷不能偃息匍匐乎詩書之門游觀乎道  
德之域咸潔身修思吐情素而披心腹各悉精銳以  
貢忠誠允願推主上弘風俗而騁太平濟濟乎多士



文王所以寧也若乃美政所施洪恩所潤不可究陳  
舉孝以篤行崇能以招賢去煩蠲苛以綏百姓祿勤  
增奉以厲貞廉減膳食卑宮觀省田官損諸苑疎徭  
役振乏困恤民災害不遑遊宴閔耄老之逢辜憐綠  
絰之服事惻隱身死之腐人悽愴子弟之縲匿恩及  
飛鳥惠加走獸胎卵得以成育草木遂其零茂愷悌  
君子民之父母豈不然哉先生獨不聞秦之時邪違  
三王背五帝滅詩書壞禮義信任羣小憎惡仁智詐  
僞者進達佞諂者容入宰相刻削大理峻法處位而  
任政者皆短於仁義長於酷虐狼摯虎攫懷殘秉賊

其所臨莅莫不肌慄骨伏吹毛求疵並施螫毒百姓  
征徭無所措其手足嗷嗷愁怨遂亡秦族是以養雞  
者不畜狸牧獸者不育豺樹木者憂其蠹保民者除  
其賊故大漢之爲政也崇簡易尚寬柔進淳仁舉賢  
才上下無怨民用和睦今海內樂業朝廷淑清天符  
旣章人瑞又明品物咸亨山川降靈神光曜暉洪洞  
朗天鳳凰來儀翼翼邕邕群鳥並從舞德垂容神雀  
仍集麒麟自至甘露滋液嘉禾櫛比大化隆洽男女  
條暢家給年豐咸則三壤豈不盛哉昔文王應九尾  
狐而東夷歸周武王獲白魚而諸侯同辭周公受秬



鬯而鬼方臣宣王得白狼而夷狄賓夫名自正而事  
自定也今南郡獲白虎亦偃武興文之應也獲之者  
張武武張而猛服也是以北狄賓洽邊不恤寇甲士  
寢而旌旗仆也文學夫子曰天符既聞命矣敢問人  
瑞先生曰夫匈奴者百蠻之最强者也天性僑蹇習  
俗桀暴賤老貴壯氣力相高業在攻伐事在獵射兒  
能騎羊走箭飛鏃逐水隨畜都無常處鳥集獸散往  
來馳騫周流曠野以濟嗜欲其耒耜則弓矢鞍馬播  
種則扞絃掌拊收秋則奔狐馳兔穫刈則顛倒殪仆  
追之則奔遁釋之則爲寇是以三王不能懷五伯不  
能綏驚邊杞士屢犯芻蕘詩人所歌自古患之今聖  
德隆盛威靈外覆日逐舉國而歸德單于稱臣而朝  
賀乾坤之所開陰陽之所接編結沮顏焦齒臬矐剪  
髮黥首文身裸袒之國靡不奔走貢獻懽忻來附婆  
娑嘔吟鼓掖而笑夫鴻均之世何物不樂飛鳥翕翼  
泉魚奮躍是以刺史感懣舒音而詠至德鄙人黥淺  
不能究識敬遵所聞未克殫焉於是二客醉于仁義  
飽于盛德終日仰歎怡懌而悅服



與蓋司隸書

王生

明主知君潔白公正不畏彊禦故命君以司察之位  
擅君以奉使之權尊官厚祿已施於君矣君宜夙夜  
惟思當世之務奉法宣化憂勞天下雖日有益月有  
功猶未足以稱職而報恩也自古之治三王之術各  
有制度今君不務循職而已迺欲以太古久遠之事  
匡拂天子數進不用難聽之語以摩切左右非所以  
揚令名全壽命者也方今用事之人皆明習法令言  
足以飾君之辭文足以成君之故君不惟遽氏之高  
蹤而慕子胥之末行用不訾之軀臨不測之險竊爲



君痛之夫君子直而不挺曲而不詘大雅云旣明且  
哲以保其身狂夫之言聖人擇焉唯裁省覽

報孫會宗書

楊惲

惲材朽行穢文質無所底幸賴先人餘業得備宿衛  
遭遇時變以獲爵位終非其任卒與禍會足下哀其  
愚蒙賜書教督以所不及殷勤甚厚然竊恨足下不  
深惟其終始而猥隨俗之毀譽也言鄙陋之愚心若  
逆指而文過默而息乎恐違孔氏各言爾志之義故  
敢略陳其愚唯君子察焉惲家方隆盛時乘朱輪者  
十人位在列卿爵爲通侯總領從官與聞政事曾不  
能以此時有所建明以宣德化又不能與群僚同心  
并力陪輔朝廷之遺忘已負竊位素餐之責久矣懷



祿貪執不能自退遭遇變故橫被口語身幽北闕妻子滿獄當此之時自以夷滅不足以塞責豈意得全首領復奉先人之丘墓乎伏惟聖主之恩不可勝量君子游道樂以忘憂小人全軀說以忘罪竊自思念過已大矣行已虧矣長爲農夫以沒世矣是故身率妻子戮力耕桑灌園治產以給公上不意當復用此爲譏議也夫人情所不能止者聖人弗禁故君父至尊親送其終也有時而旣臣之得罪已三年矣田家作苦歲時伏臘烹羊炷斗酒自勞家本秦也能爲秦聲婦趙女也雅善鼓瑟奴婢歌者數人酒後耳熱

仰天拊缶而呼嗚嗚其詩曰田彼南山蕪穢不治種一頃豆落而爲箕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時是日也拂衣而喜奮袖低印頓足起舞誠荒淫無度不知其不可也憚幸有餘祿方糴賤販貴逐什一之利此賈豎之事汗辱之處憚親行之下流之人衆毀所歸不寒而栗雖雅知憚者猶隨風而靡尙何稱譽之有董生不云乎明明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卿大夫之意也明明求財利常恐困乏者庶人之事也故道不同不相爲謀今子尙安得以卿大夫之制而責僕哉夫西河魏土文侯所興有段干木田子方之遺風凜



西漢  
然皆有節樂知去就之分頃者足下離舊土臨安定  
安定山谷之間昆戎舊壤子弟貪鄙豈習俗之移人  
哉於今迺覩子之志矣方當盛漢之隆願勉旃無多  
談

治性正家疏

匡衡

臣聞治亂安危之機在乎審所用心蓋受命之王務  
在創業垂統傳之無窮繼體之君心存於承宣先王  
之德而褒大其功昔者成王之嗣位思述文武之道  
以養其心休烈盛美皆歸之二后而不敢專其名是  
以上天歆享鬼神祐焉其詩曰念我皇祖陟降庭止  
言成王常思祖考之業而鬼神祐助其治也陛下聖  
德天覆子愛海內然陰陽未和姦邪未禁者殆論議  
者未丕揚先帝之盛功爭言制度不可用也務變更  
之所更或不可行而復復之是以羣下更相是非吏



民無所信臣竊恨國家釋樂成之業而虛為此紛紛也願陛下詳覽統業之事留神於遵制揚功以定羣下之心大雅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孔子著之孝經首章蓋至德之本也傳曰審好惡理情性而王道畢矣能盡其性然後能盡人物之性能盡人物之性可以贊天地之化治性之道必審已之所有餘而強其所不足蓋聰明疏通者戒於大察寡聞少見者戒於雍蔽勇猛剛強者戒於大暴仁愛溫良者戒於無斷湛靜安舒者戒於後時廣心浩大者戒於遺忘必審已之所當戒而齊之以義然後中和之化應而巧僞

之徒不敢比周而望進唯陛下戒所以崇聖德臣又聞室家之道修則天下之理得故詩始國風禮本冠婚始乎國風原情性而明人倫也本乎冠婚正基兆而防未然也福之興莫不本乎室家道之衰莫不始乎梱內故聖王必慎妃后之際別適長之位禮之於內也卑不踰尊新不先故所以統人情而理陰氣也其尊適而卑庶也適子冠乎阼禮之用醴衆子不得與列所以貴正體而明嫌疑非虛加其禮文而已乃中心與之殊異故禮探其情而見之外也聖人動靜游讌所親物得其序得其序則海內自修百姓從化



如當親者疏當尊者卑則佞巧之姦因時而動以亂國家故聖人慎防其端禁於未然不以私恩害公義陛下聖德純備莫不修正則天下無爲而治詩曰于以四方克定厥家傳曰正家而天下定矣

上政事得失疏

臣聞五帝不同樂三王各異教民俗殊務所遇之時異也陛下躬聖德開太平之路閔愚吏民觸法抵禁比年大赦使百姓得改行自新天下幸甚臣竊見大赦之後姦邪不爲衰止今日大赦明日犯法相隨入獄此殆導之未得其務也蓋保民者陳之以德義示

之以好惡觀其失而制其宜故動之而和綏之而安今天下俗貪財賤義好聲色上侈靡廉恥之節薄淫辟之意縱綱紀失序疏者踰內親戚之恩薄婚姻之黨隆苟合徼幸以身設利不改其原雖歲赦之刑猶難使錯而不用也臣愚以爲宜壹曠然大變其俗孔子曰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朝廷者天下之楨幹也公卿大夫相與循禮恭讓則民不爭好仁樂施則下不暴上義高節則民興行寬柔和惠則衆相愛四者明王之所以不嚴而成化也何者朝有變色之言則下有爭鬪之患上有自專之士則下有不讓之人上



西漢 歷代通鑑輯覽 卷之六 四十一 東  
有克勝之佐則下有傷害之心上有好利之臣則下有盜竊之民此其本也今俗吏之治皆不本禮讓而上克暴或恃害好陷人於罪貪財而慕執故犯法衆姦邪不止雖嚴刑峻法猶不爲變此非其天性有由然也臣竊考國風之詩周南召南被賢聖之化深故篤於行而廉於色鄭伯好勇而國人暴虎秦穆貴信而士多從死陳夫人好巫而民淫祀晉侯好儉而民畜聚太王躬仁邠國貴恕由此觀之治天下者審所上而已今之僞薄恃害不讓極矣臣聞教化之流非家至而人說之也賢者在位能者布職朝廷崇禮百

僚敬讓道德之行由內及外自近者始然後民知所法遷善日進而不自知是以百姓安陰陽和神靈應而嘉祥見詩曰商邑翼翼四方之極壽考且寧以保我後生此成湯所以建至治保子孫化異俗而懷鬼方也今長安天子之都親承聖化然其習俗無以異於遠方郡國來者無所法則或見侈靡而放效之此教化之原本風俗之樞機宜先正者也臣聞天人之際精祲有以相盪善惡有以相推事作乎下者象動乎上陰陽之理各應其感陰變則靜者動陽蔽則明者晦水旱之災隨類而至今關東連年饑饉百姓乏



困或至相食此皆生於賦歛多民所共者大而吏安集之不稱之效也陛下祇畏天戒哀閔元元大自減損省甘泉建章宮衛罷珠崖偃武行文將欲度唐虞之隆絕殷周之衰也諸見罷珠崖詔書者莫不欣欣人自以將見太平也宜遂減宮室之度省靡麗之飾考制度修外內近忠正遠巧佞放鄭衛進雅頌舉異材開直言任溫良之人退刻薄之吏顯潔白之士昭無欲之路覽六藝之意察上世之務明自然之道博和睦之化以崇至仁匡失俗易民視令海內昭然咸見本朝之所貴道德弘於京師淑問揚乎疆外然後大化可成禮讓可興也

戒妃匹勸經學疏

陛下乘至孝哀傷思慕不絕於心未有游虞弋射之宴誠隆於慎終追遠無窮已也竊願陛下雖聖性得之猶復加聖心焉詩云玼玼在疚言成王喪畢思慕意氣未能平也蓋所以就文武之業崇大化之本也臣又聞之師曰妃匹之際生民之始萬福之原婚姻之禮正然後品物遂而天命全孔子論詩以關雎爲始言太上者民之父母后夫人之行不侔乎天地則無以奉神靈之統而理萬物之宜故詩曰窈窕淑女



君子好迷言能致其貞淑不貳其操情欲之感無介乎容儀宴私之意不形乎動靜夫然後可以配至尊而爲宗廟主此綱紀之首王教之端也上世已來三代興廢未有不由此者也願陛下詳覽得失盛衰之効以定大基采有德戒聲色近嚴敬遠技能竊見聖德純茂專精詩書好樂無厭臣衡材駑無以輔相善義宣揚德音臣聞六經者聖人所以統天地之心著善惡之歸明吉凶之分通人道之正使不悖於其本性者也故審六藝之指則天人之理可得而和草木昆蟲可得而育此永永不易之道也及論語孝經聖

人言行之要宜究其意臣聞聖王之自爲動靜周旋奉天承親臨朝享臣物有節文以章人倫蓋欽翼祗栗事天之容也溫恭敬遜承親之禮也正躬嚴恪臨衆之儀也嘉惠和說饗下之顏也舉錯動作物遵其儀故形爲仁義動爲法則孔子曰德義可尊容止可觀進退可度以臨其民是以其民畏而愛之則而象之大雅云敬慎威儀惟民之則諸侯正月朝覲天子天子惟道德昭穆穆以視之又觀以禮樂饗醴廼歸故萬國莫不獲賜祉福蒙化而成俗今正月初幸路寢臨朝賀置酒以饗萬方傳曰君子慎始願陛下留



神動靜之節使群下得望盛德休光以立基楨天下幸甚

論治河奏

賈讓

治河有上中下策古者立國居民疆理土地必遺川澤之分度水勢所不及大川無防小水得入陂障卑下以為汗澤使秋水多得有所休息左右游波寬緩而不迫夫土之有川猶人之有口也治土而防其川猶止兒啼而塞其口豈不遽止然其死可立而待也故曰善為川者決之使道善為民者宣之使言蓋隄防之作近起戰國雍防百川各以自利齊與趙魏以河為竟趙魏瀕山齊地卑下作隄去河二十五里河水東抵齊隄則西汎趙魏趙魏亦為隄去河二十五



里雖非其正水尙有所遊盪時至而去則填淤肥美  
民耕田之或久無害稍築室宅遂成聚落大水時至  
漂沒則更起隄防以自救稍去其城廓排水澤而居  
之湛溺自其宜也今隄防陜者去水數百步遠者數  
里近黎陽南故大金隄從河西西北行至西山南頭  
廼折東與東山相屬民居金隄東爲廬舍住十餘歲  
更起隄從東山南頭直南與故大隄會入內黃界中  
有澤方數十里環之有隄住十餘歲太守以賦民民  
今起廬舍其中此臣親所見者也東郡白馬故大隄  
亦復數重民皆居其間從黎陽北盡魏界故大隄去

河遠者數十里內亦數重此皆前世所排也河從河  
內北至黎陽爲石隄激使東抵東郡平剛又爲石隄  
使西北抵黎陽觀下又爲石隄使東北抵東郡津北  
又爲石隄使西北抵魏郡昭陽又爲石隄激使東北  
百餘里間河再西三東迫阨如此不得安息今行上  
策徙冀州之民當水衝者決黎陽遮害亭放河使北  
入海河西薄大山東薄金隄勢不能遠汎濫朞月自  
定難者將曰若如此敗壞城郭田廬冢墓以萬數百  
姓怨恨昔大禹治水山陵當路者毀之故鑿龍門辟  
伊闕析底柱破碣石墮斷天地之性此廼人功所造



何足言也今瀕河十郡治隄歲費且萬萬及其大決所殘無數如出數年治河之費以業所徙之民遵古聖之法定山川之位使神人各處其所而不相奸且以大漢方制萬里豈其與水爭咫尺之地哉此功一立河定民安千載無患故謂之上策若廼多穿漕渠於冀州地使民得以溉田分殺水怒雖非聖人法然亦救敗術也難者將曰河水高於平地歲增隄防猶尚決溢不可以開渠臣竊按視遮害亭西十八里至淇水口廼有金隄高一丈自是東地稍下隄稍高至遮害亭高四五丈往五六歲河水大盛增丈七尺壞

黎陽南郭門入至隄下水未踰隄二尺所從隄上北望河高出民屋百姓皆走上山水留十三日隄潰二所吏民塞之臣循隄上行視水勢南七十餘里至淇口水適至隄半計出地上五尺所今可從淇口以東爲石隄多張水門初元中遮害亭下河去隄足數十步至今四十餘歲適至隄足由是言之其地堅矣恐議者疑河大川難禁制滎陽漕渠足以上之其水門但用木與土耳今據堅地作石隄勢必完安冀州渠首盡當印此水門治渠非穿地也但爲東方一隄北行三百餘里入漳水中其西因山足高地諸渠皆往



往股引取之旱則開東方下水門溉冀州水則開西方高門分河流通渠有三利不通有三害民常罷於救水半失作業水行地上湊潤上徹民則病溼氣木皆立枯鹵不生穀決溢有敗爲魚鼈食此三害也若有渠溉則鹽鹵下隰填淤加肥故種禾麥更爲秔稻高田五倍下田十倍轉漕舟船之便此三利也今瀕河隄吏卒郡數千人伐買薪石之費歲數十萬足以通渠成水門又民利其溉灌相率治渠雖勞不罷民田適治河隄亦成此誠富國安民興利除害支數百歲故謂之中策若廼繕完故隄增卑倍薄勞費無已數逢其害此最下策也



條災異封事

劉向

臣前幸得以骨肉備九卿奉法不謹乃復蒙恩竊見災異並起天地失常徵表爲國欲終不言念忠臣雖在叨畝猶不忘君惓惓之義也况重以骨肉之親又加以舊恩未報乎欲竭愚誠又恐越職然惟二恩未報忠臣之義一摠愚意退就農畝死無所恨臣聞舜命九官濟濟相讓和之至也衆賢和於朝則萬物和於野故簫韶九成鳳凰來儀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四海之內靡不和寧及至周文開基西郊雜遯衆賢罔不肅和崇推讓之風以銷分爭之訟文王旣沒周公



思慕歌詠文王之德其詩曰於穆清廟肅雍顯相濟濟多士秉文之德當此之時武王周公繼政朝臣和於內萬國驩於外故盡得其驩心以事其先祖其詩曰有來雍雍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言四方皆以和來也諸侯和於下天應報於上故周頌曰降福穰穰又曰飴我釐粢釐粢麥也始自天降此皆以和致和獲天助也下至幽厲之際朝廷不和轉相非怨詩人疾而憂之曰民之無良相怨一方衆小在位而從邪議歛歛相是而背君子故其詩曰歛歛訾訾亦孔之哀謀之其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具是佞

君子獨處守正不撓衆枉勉強以從王事則反見憎毒讒愬故其詩曰黽勉從事不敢告勞無罪無辜讒口噉噉當是之時日月薄蝕而無光其詩曰朔日辛卯日有蝕之亦孔之醜又曰彼月而微此日而微今此下民亦孔之哀又曰日月鞠凶不用其行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天變見於上地變動於下水泉沸騰山谷易處其詩曰百川沸騰山冢卒崩高岸爲谷深谷爲陵哀今之人胡憊莫懲霜降失節不以其時其詩曰正月繁霜我心憂傷民之訛言亦孔之將言民以是爲非甚衆大也此皆不和賢不肖易位之所致也



自此之後天下大亂篡弒殃禍並作厲王奔彘幽王見殺至於平王末年魯隱之始卽位也周大夫祭伯乖離不和出奔于魯而春秋爲諱不言來奔傷其禍殃自此始也是後尹氏世卿而專恣諸侯背畔而不朝周室卑微二百四十二年之間日食三十六地震五山陵崩池二彗星三見夜常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一火災十四長狄入三國五石隕墜六鷓退飛多麋有蜮蜚鸚鵡來巢者皆一見晝冥晦雨木冰李梅冬實七月霜降草木不死八月殺菽大雨雹雨雪霏霆失序相乘水旱饑馑蝻螽蠹午並起當是時禍亂

輒應弒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也周室多禍晉敗其師於貿戎伐其郊鄭傷桓王戎執其使衛侯朔召不往齊迎命而助朔五大夫爭權三君更立莫能正理遂至陵夷不能復興由此觀之和氣致祥乖氣致異祥多者其國安異衆者其國危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也今陛下開三代之業招文學之士優游寬容使得並進今賢不肖渾殺白黑不分邪正雜糅忠讒並進章交公車人滿北軍朝臣舛午膠戾乖刺更相讒愬轉相是非傳授增加文書紛糾前後錯謬毀譽渾亂所以營



惑耳目感移心意不可勝載分曹爲黨往往群朋將同心以陷正臣正臣進者治之表也正臣陷者亂之機也乘治亂之機未知孰任而災異數見此臣所以寒心者也夫乘權藉執之人子弟鱗集於朝羽翼陰附者衆輻湊於前毀譽將必用以終乖離之咎是以日月無光雪霜夏隕海水沸出陵谷易處列宿失行皆怨氣之所致也夫遵衰周之軌迹循詩人之所刺而欲以成太平致雅頌猶郤行而求及前人也初元以來六年矣案春秋六年之中災異未有稠如今者也夫有春秋之異無孔子之救猶不能解紛况甚於

春秋者乎原其所以然者讒邪竝進也讒邪之所以竝進者由上多疑心旣已用賢人而行善政如或譖之則賢人退而善政還夫執狐疑之心者來讒賊之口持不斷之意者開羣枉之門讒邪進則衆賢退羣枉盛則正士消故易有否泰小人道長君子道消則政日亂故爲否否者閉而亂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消則政日治故爲泰泰者通而治也詩又云雨雪麀麀見覲聿消與易同義昔鯀共工驩兜與舜禹雜處堯朝周公與管蔡竝居周位當是時迭進相毀流言相謗豈可勝道哉帝堯成王能賢舜禹周公而消共工



管蔡故以大治榮華至今孔子與季孟偕仕於魯李斯與叔孫俱宦於秦定公始皇賢季孟李斯而消孔子叔孫故以大亂污辱至今故治亂榮辱之端在所信任信任既賢在於堅固而不移詩云我心匪石不可轉也言守善篤也易曰渙汗其大號言號令如汗汗出而不可反者也今出善令未能踰時而反是反汗也用賢未能三旬而退是轉石也論語曰見不善如探湯今二府奏佞諂不當在位歷年而不去故令出則如反汗用賢則如轉石去佞則如拔山如此望陰陽之調不亦難乎是以群小窺見間隙緣飾文字

巧言醜詆流言飛文譁於民間故詩曰憂心悄悄慍于群小小人成群誠足慍也昔孔子與顏淵子貢更相稱譽不爲朋黨禹稷與臯陶傳相汲引不爲比周何則忠於爲國無邪心也故賢人在上位則引其類而聚之於朝易曰飛龍在天大人造也在下位則思與類俱進易曰拔茅茹以其彙征吉在上則引其類在下則推其類故湯用伊尹不仁者遠而衆賢至類相致也今佞邪與賢臣並任交戟之內合黨共謀違善依惡歛歛訛訛數設危險之言欲以傾移主上如忽然用之此天地之所以先戒災異之所以重至者



也自古明聖未有無誅而治者故舜有四放之罰而孔子有兩觀之誅然後聖化可得而行也今以陛下明知誠深思天地之心迹察兩觀之誅覽否泰之卦觀雨雪之詩歷周唐之所進以爲法原秦魯之所消以爲戒考祥應之禮省災異之禍以揆當世之變放遠佞邪之黨壞散險詖之聚杜閉群枉之門廣開衆正之路決斷狐疑分別猶豫使是非炳然可知則百異消滅而衆祥竝至太平之基萬世之利也

### 頌延壽陳湯功

郅支單于囚殺使者吏士以百數事暴揚外國傷威

毀重群臣皆閔焉陛下赫然欲誅之意未嘗有忘西域都護延壽副校尉湯承聖指倚神靈總百蠻之君搃城郭之兵出百死入絕域遂蹈康居屠五重城牽歙侯之旗斬郅支之首縣旌萬里之外揚威昆山之西埽谷吉之恥立昭明之功萬夷懼伏莫不懼震呼韓邪單于見郅支已誅且喜且懼鄉風馳義稽首來賓願守北藩累世稱臣立千載之功建萬世之安人臣之勳莫大焉昔周大夫方叔吉甫爲宣王誅獫狁而百蠻從其詩曰燁燁焯焯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獫狁蠻荆來威易曰有嘉折首獲匪其醜言美誅



首惡之人而諸不順者皆來從也今延壽湯所誅震  
雖易之折首詩之雷霆不能及也論大功者不錄小  
過舉大美者不疵細瑕司馬法曰軍賞不踰月欲民  
速得爲善之利也蓋急武功重用人也吉甫之歸周  
厚賜之其詩曰吉甫宴喜旣多受祉來歸自鎬我行  
永乂千里之鎬猶以爲遠况萬里之外其勤至矣延  
壽湯未獲受祉之報反屈指命之功乂挫於刀筆之  
前非所以勸有功厲戎士也昔齊桓前有尊周之功  
後有滅項之罪君子以功覆過而爲之諱行事貳師  
將軍李廣利捐五萬之師靡億萬之費經四年之勞

而虜獲駿馬三十匹雖斬宛王毋鼓之首猶不足以  
復費其私罪惡甚多孝武以爲萬里征伐不錄其過  
遂封拜兩侯三卿二千石百餘人今康居國強於大  
宛郅支之號重於宛王殺使者罪甚於留馬而延壽  
湯不煩漢士不費斗糧比於貳師功德百之且常惠  
隨欲擊之烏孫鄭吉迎自來之日逐猶皆裂土受爵  
故言威武勤勞則大於方叔吉甫列功覆過則優於  
齊桓貳師近事之功則高於安遠長羅而大功未著  
小惡數布臣竊痛之宜以時解縣通籍除過勿治尊  
寵爵位以勸有功



極諫外家封事

臣聞人君莫不欲安然而常危莫不欲存然而常亡  
失御臣之術也夫大臣操權柄持國政未有不爲害  
者也昔晉有六卿齊有田崔衛有孫甯魯有季孟常  
掌國事世執朝柄終後田氏取齊六卿分晉崔杼弑  
其君光孫林父甯殖出其君衍弑其君剽季氏八佾  
舞於庭三家者以雍徹並專國政卒逐昭公周大夫  
尹氏莞朝事濁亂王室子朝子猛更立連年乃定故  
經曰王室亂又曰尹氏殺王子克甚之也春秋舉成  
敗錄禍福如此類甚衆皆陰盛而陽微下失臣道之

所致也故書曰臣之有作威作福害于而家凶于而  
國孔子曰祿去公室政逮大夫危亡之兆秦昭王舅  
穰侯及涇陽君專國擅勢上假太后之威三人者權  
重於昭王家富於秦國國甚危殆賴寤范雎之言而  
秦復存二世委任趙高專權自恣壅蔽大臣終有閭  
樂望夷之禍秦遂以亡近事不遠卽漢所代也漢興  
諸呂無道擅相尊王呂產呂祿席太后之寵據將相  
之位兼南北軍之衆擁梁趙王之尊驕盈無厭欲危  
劉氏賴忠正大臣絳侯朱虛侯等竭誠盡節以誅滅  
之然後劉氏復安今王氏一姓乘朱輪華轂者三十



三人青紫貂蟬充盈幄內魚鱗左右大將軍秉事用  
權五侯驕奢僭盛並作威福擊斷自恣行汙而寄治  
身私而託公依東宮之尊假甥舅之親以爲威重尙  
書九卿州牧郡守皆出其門莞執樞機朋黨比周稱  
譽者登進忤恨者誅傷游談者助之說執政者爲之  
言排擯宗室孤弱公族其有智能者尤非毀而不進  
遠絕宗室之任不令得給事朝省恐其與已分權數  
稱燕王蓋主以疑上心避諱呂霍而弗肯稱內有管  
蔡之萌外假周公之論兄弟據重宗室盤互歷上古  
至秦漢外戚僭貴未有如王氏者也雖周皇甫秦穰

侯漢武安呂霍上官之屬皆不及也物盛必有非常  
之變先見爲其人徵象孝昭帝時冠石立於泰山什  
柳起於上林而孝宣帝卽位今王氏先祖墳墓在濟  
南者其梓柱生枝葉扶疏上出屋檐垂地中雖立石  
起柳無以過此之明也事勢不兩大王氏與劉氏亦  
且不並立如下有泰山之安則上有累卵之危陛下  
爲人子孫守持宗廟而令國祚移於外戚降爲皂隸  
縱不爲身柰宗廟何婦人內夫家外父母家此亦非  
皇太后之福也孝宣皇帝不與舅平昌樂昌侯權所  
以全安之也夫明者起福於無形銷患於未然宜發



西漢書卷之六  
明詔吐德音接近宗室親而納信黜遠外戚母授以  
政皆罷令就第以則效先帝之所行厚安外戚全其  
宗族誠東宮之意外家之福也王氏永存保其爵祿  
劉氏長安不失社稷所以褒睦外內之姓子子孫孫  
無疆之計也如不行此策田氏復見於今六卿必起  
於漢爲後嗣憂昭昭甚明不可不深圖不可不蚤慮  
易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  
成唯陛下深留聖思審固幾密覽往事之戒以折中  
取信居萬安之實用保宗廟久承皇太后天下幸甚

諫起昌陵

臣聞易曰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是以身安而國家可  
保也故賢聖之君博觀終始窮極事情而是非分明  
王者必通三統明天命所授者博非獨一姓也孔子  
論詩至於殷士膚敏裸將于京喟然嘆曰大哉天命  
善不可不傳於子孫是以富貴無常不如是則王公  
其何以戒慎民萌何以勸勉蓋傷微子之事周而痛  
殷之亡也雖有堯舜之聖不能化丹朱之子雖有禹  
湯之德不能訓末孫之桀紂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  
國也昔高皇帝旣滅秦將都雒陽感悟劉敬之言自  
以德不及周而賢於秦遂徙都關中依周之德因秦



之阻世之長短以德爲效故常戰栗不敢諱亡孔子  
所謂富貴無常蓋謂此也孝文皇帝居霸陵北臨廁  
意悽愴悲懷顧謂群臣曰嗟乎以北山石爲槨用紵  
絮斲陳漆其間豈可動哉張釋之進曰使其中有可  
欲雖錮南山猶有隙使其其中無可欲雖無石槨又何  
感焉夫死者無終極而國家有廢興故釋之之言爲  
無窮計也孝文寤焉遂薄葬不起山墳易曰古之葬  
者厚衣之以薪藏之中野不封不樹後世聖人易之  
以棺槨棺槨之作自黃帝始黃帝葬於橋山堯葬濟  
陰丘隴皆小葬具甚微舜葬蒼梧二妃不從禹葬會

稽不改其列殷湯無葬處文武周公葬於畢秦穆公  
葬於雍橐泉宮祈年館下樗里子葬於武庫皆無丘  
隴之處此聖帝明王賢君智士遠覽獨慮無窮之計  
也其賢臣孝子亦承命順意而薄葬之此誠奉安君  
父忠孝之至也夫周公武王弟也葬兄甚微孔子葬  
母於防稱古墓而不墳曰丘東西南北之人不可不  
識也爲四尺墳遇雨而崩弟子修之以告孔子孔子  
流涕曰吾聞之古者不修墓蓋非之也延陵季子適  
齊而反其子死於贏博之間穿不及泉斂以時服封  
墳掩坎其高可隱而號曰骨肉歸復於土命也魂氣



則無不之也夫嬴博去吳千有餘里季子不歸葬孔子往觀曰延陵季子於禮合矣故仲尼孝子而延陵慈父舜禹忠臣周公弟弟其葬君親骨肉皆微薄矣非苟爲儉誠便於體也宋桓司馬爲石槨仲尼曰不如速朽秦相呂不韋集知略之士而造春秋亦言薄葬之義皆明於事情者也逮至吳王闔閭違禮厚葬十有餘年越人發之及秦惠文武昭襄五王皆大作丘隴多其瘞藏咸盡發掘暴露甚足悲也秦始皇帝葬於驪山之阿下錮三泉上崇山墳其高五十餘丈周圍五里有餘石槨爲游館人膏爲燈燭水銀爲江

海黃金爲鳧鴈珍寶之藏機械之變棺槨之麗宮館之盛不可勝原又多殺宮人生葬工匠計以萬數天下苦其役而反之驪山之作未成而周章百萬之師至其下矣項藉燔其宮室營宇往者咸見發掘其後牧兒亡羊羊入其鑿牧者持火照求羊失火燒其藏槨自古及今葬未有盛如始皇者也數年之間外被項藉之災內罹牧豎之禍豈不哀哉是故德彌厚者葬彌薄知愈深者葬愈微無德寡知其葬愈厚丘隴彌高宮廟甚麗發掘必速由是觀之明暗之效葬之吉凶昭然可見矣周德旣衰而奢侈宣王賢而中興



更爲儉宮室小寢廟詩人美之斯于之詩是也上章道宮室之如制下章言子孫之衆多也及魯嚴公刻絺宗廟多築臺囿後嗣再絕春秋刺焉周宣如彼而昌魯秦如此而絕是則奢儉之得失也陛下卽位躬親節儉始營初陵其制絕小天下莫不稱賢明及徙昌陵增埤爲高積土爲山發民墳墓積以萬數營起邑居期日迫卒功廢大萬百餘死者恨於下生者愁於上怨氣感動陰陽因之以饑饉物故流離以十萬數臣甚憐焉以死者爲有知發人之墓其害多矣若其無知又安用大謀之賢知則不悅以示衆庶則苦之若苟以說愚夫淫侈之人又何爲哉陛下慈仁薦美甚厚聰明䟽達蓋世宜弘漢家之德崇劉氏之美光昭五帝三王而顧與暴秦亂君競爲奢侈比方丘隴說愚夫之目隆一時之觀違賢知之心亡萬世之安臣竊爲陛下羞之唯陛下上覽明聖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仲尼之制下觀賢知穆公延陵樗里張釋之之意孝文皇帝去墳薄葬以儉安神可以爲則秦昭始皇增山厚藏以侈生害足以爲戒初陵之撫宜從公卿大臣之議以息衆庶



訟王尊書

公乘與

尊治京兆功效日著往者南山盜賊阻山橫行剽劫  
良民殺奉法吏道路不通城門至以警戒步兵校尉  
使逐捕暴師露衆曠日煩費不能禽制二卿坐黜群  
盜滯疆吏氣傷沮流聞四方爲國家憂當此之時有  
能捕斬不愛金爵重賞關內侯寬中使問所徵故司  
隸校尉王尊捕群盜方略拜爲諫大夫守京輔都尉  
行京兆尹事尊盡節勞心夙夜思職卑體下士厲奔  
北之吏起沮傷之氣二旬之間大黨震壞渠率效首  
賊亂蠲除民反農業拊循貧弱鉏耔豪彊長安宿豪



大猾東市賈萬城西萬章翦張禁酒趙放杜陵楊章等皆通邪結黨挾養姦宄上千王法下亂吏治并兼役使侵漁小民爲百姓豺狼更數二千石二十年莫能禽討尊以正法案誅皆伏其辜姦邪銷釋吏民說服尊撥劇整亂誅暴禁邪皆前所稀有名將所不及雖拜爲真未有殊絕褒賞加於尊身今御史大夫奏尊傷害陰陽爲國家憂無承用詔書之意靖言庸違象恭滔天原其所以出御史丞楊輔故爲尊書佐素行陰賊惡口不信好以刀筆陷人於法輔常醉過尊大奴利家利家摔搏其頰兄子閔拔刀欲剄之輔以

故深怨疾毒欲傷害尊疑輔內懷怨恨外依公事建畫爲此議傳致奏文浸潤加誣以復私怨昔白起爲秦將東破韓魏南拔郢都應侯譖之賜死杜郵吳起爲魏守西河而秦韓不敢犯讒人間焉斥逐奔楚秦聽浸潤以誅良將魏信讒言以逐賢守此皆偏聽不聰失人之患也臣等竊痛傷尊修身潔已砥節首公刺譏不憚將相誅惡不避豪強誅不制之賊解國家之憂功著職修威信不廢誠國家爪牙之吏折衝之臣今一旦無辜制於仇人之手傷於詆欺之文上不得以功除罪下不得蒙棘木之聽獨掩怨讎之偏奏



被共工之大惡無所陳怨愬罪尊以京師廢亂群盜並興選賢徵用起家爲卿賊亂旣除豪猾伏辜卽以佞巧廢黜一尊之身三期之間乍賢乍佞豈不甚哉孔子曰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是惑也浸潤之譖不行焉可謂明矣願下公卿大夫博士議郎定尊素行夫人臣而傷害陰陽死誅之罪也靖言庸違放殛之刑也審如御史章尊乃當伏觀闕之誅放於無人

之域不得苟免及任舉尊者當獲選舉之辜不可但已卽不如章飾文深詆以愬無罪亦宜有誅以懲讒賊之口絕詐欺之路惟明主參詳使白黑分別

上書言權貴大盛

梅福

臣聞箕子佯狂於殷而爲周陳洪範叔孫通遁秦歸漢制作儀品夫叔孫先非不忠也箕子非疏其家而畔其親也不可爲言也昔高祖納善若不及從諫若轉圜聽言不求其能舉功不考其素陳平起於亡命而爲謀主韓信拔於行陳而建上將故天下之士雲合歸漢爭進奇異智者竭其策愚者盡其慮勇士極其節怯夫勉其死合天下之知并天下之威是以舉秦如鴻毛取楚若拾遺此高祖所以無敵於天下也孝文皇帝起於代谷非有周召之師伊呂之佐也循



高祖之法加以恭儉當此之時天下幾乎繇是言之  
循高祖之法則治不循則亂何者秦爲亡道削仲尼  
之迹滅周公之軌壞井田除五等禮廢樂崩王道不  
通故欲行王道者莫能致其功也孝武皇帝好忠諫  
說至言出爵不待廉茂慶賜不須顯功是以天下布  
衣各厲志竭精以赴闕廷自銜鬻者不可勝數漢家  
得賢於此爲盛使孝武皇帝聽用其計升平可致於  
是積尸暴骨快心胡越故淮南王安緣間而起所以  
計慮不成而謀議泄者以衆賢聚於本朝故其大臣  
執陵不敢和從也方今布衣廼窺國家之隙見間而

起者蜀郡是也及山陽亡徒蘇令之羣蹈藉名都大  
郡求黨與索隨和而亡逃匿之意此皆輕量大臣亡  
所畏忌國家之權輕故匹夫欲與上爭衡也士者國  
之重器得士則重失士則輕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  
寧廟廊之議非草茅所當言也臣誠恐身塗野草尸  
并卒伍故數上書求見輒報罷臣聞齊桓之時有以  
九九見者桓公不逆欲以致大也今臣所言非特九  
九也陛下距臣者三矣此天下士所以不至也昔秦  
武王好力任鄙叩關自鬻繆公行伯繇余歸德今欲  
致天下之士民有上書求見者輒使詣尚書問其所



言言可采取者秩以升斗之祿賜以一束之帛若此則天下之士發憤懣吐忠言嘉謀日聞於上天下條貫國家表裏爛然可睹矣夫以四海之廣士民之數能言之類至衆多也然其僞傑指世陳政言成文章質之先聖而不謬施之當世合時務若此者亦亡幾人故爵祿束帛者天下之底石高祖所以厲世摩鈍也孔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至秦則不然張誹謗之罔以爲漢歐除倒持秦阿授楚其柄故誠能勿失其柄天下雖有不順莫敢觸其鋒此孝武皇帝所以辟地建功爲漢世宗也今不循伯者之道廼欲

以三代選舉之法取當世之士猶察伯樂之圖求騏驥於市而不可得亦已明矣故高祖棄陳平之過而獲其謀晉文召天王齊桓用其讎亡益於時不顧逆順此所謂伯道者也一色成體謂之醇白黑雜合謂之駁欲以承平之法治暴秦之緒猶以鄉飲酒之禮理軍市也今陛下既不納天下之言又加戮焉夫戴鶴遭害則仁鳥增逝愚者蒙戮則知士深退間者愚民上䟽多觸不急之法或下廷尉而死者衆自陽朔以來天下以言爲諱朝廷尤甚群臣皆承順上指莫有執正何以明其然也取民所上書陛下之所善試



下之廷尉必曰非所宜言大不敬以此卜之一矣故  
京兆尹王章資質忠直敢面引廷爭孝元皇帝擢之  
以厲其臣而矯曲朝及至陛下戮及妻子且惡惡止  
其身王章非有反畔之辜而殃及家折直士之節結  
諫臣之舌群臣皆知其非然不敢爭天下以言爲戒  
最國家之大患也願陛下循高祖之軌杜亡秦之路  
數御十月之歌留意亡逸之戒除不急之法下亡諱  
之詔博覽兼聽謀及疏賤令深者不隱遠者不塞所  
謂闢四門明四目也且不急之法誹謗之微者也往  
者不可及來者猶可追今君命犯而主威奪外戚之

權日以益隆陛下不見其形願察其景建始以來日  
食地震以率言之三倍春秋水災亡與比數陰盛陽  
微金鐵爲飛此何景也漢興以來社稷三危呂霍上  
官皆母后之家也親親之道全之爲右當與之賢師  
良傳教以忠孝之道今廼尊寵其位授以魁柄使之  
驕逆至於夷滅此失親親之大者也自霍光之賢不  
能爲子孫慮故權臣易世則危書曰毋若火始庸庸  
執陵於君權隆於主然後防之亦亡及已

請封孔氏爲殷後

臣聞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政者職也位卑而言高者



罪也越職觸罪危言世患雖伏質橫分臣之願也守職不言沒齒身全死之日尸未腐而名滅雖有景公之位伏歷千駟臣不貪也故願一登文石之陛涉赤墀之塗當戶牖之法坐盡平生之愚慮亡益於時有遺於世此臣寢所以不安食所以忘味也願陛下深省臣言臣聞存人所以自立也壅人所以自塞也善惡之報各如其事昔者秦滅二周夷六國隱士不顯佚民不舉絕三統滅天道是以身危子殺厥孫不嗣所謂壅人以自塞者也故武王克殷未下車存五帝之後封殷於宋紹夏於杞明著三統示不獨有也是

以姬姓半天下遷廟之主流出於戶所謂存人以自立者也今成湯不祀殷人無後陛下繼嗣又微殆爲此也春秋經曰宋殺其大夫穀梁傳曰其不稱名姓以其在祖位尊之也此言孔子故殷後也雖不正統封其子孫以爲殷後禮亦宜之何者諸侯奪宗聖庶奪適傳曰賢者子孫宜有土而况聖人又殷之後哉昔成王以諸侯禮葬周公而皇天動威雷風著災今仲尼之廟不出闕里孔氏子孫不免編戶以聖人而歆匹夫之祀非皇天之意也今陛下誠能據仲尼之素功以封其子孫則國家必獲其福又陛下之名與



西漢 卷六 二百四十二 東  
天亡極何者追聖人素功封其子孫未有法也後聖  
必以爲則不滅之名可不勉哉

論神怪

谷永

臣聞明於天地之性不可惑以神怪知萬物之情不  
可罔以非類諸背仁義之正道不遵五經之法言而  
盛稱奇怪鬼神廣崇祭祀之方求報無福之祠及言  
世有僊人服食不終之藥遙興輕舉登遐倒景覽觀  
縣圃浮游蓬萊耕耘五德朝種暮穫與山石無極黃  
冶變化堅冰淖溺化色五倉之術者皆姦人惑衆挾  
左道懷詐僞以欺罔世主聽其言洋洋滿耳若將可  
遇求之盪盪如繫風捕影終不可得是以明王距而  
不聽聖人絕而不語昔周史萇弘欲以鬼神之術輔



尊靈王會朝諸侯而周室愈微諸侯愈叛楚懷王隆  
祭祀事鬼神欲以獲福助卻秦師而兵剄地削身辱  
國危秦始皇初并天下甘心於神僊之道遣徐福韓  
終之屬多齋童男童女入海求神采藥因逃不還天  
下怨恨漢興新垣平齊人少翁公孫卿樂大等皆以  
僊人黃冶祭祠事鬼使物入海求神采藥貴幸賞賜  
累千金大尤尊盛至妻公主爵位重案震動海內元  
鼎元封之際燕齊之間方士瞋目捩擊言有神僊祭  
祀致福之術者以萬數其後平等皆以術窮詐得誅  
夷伏辜至初元中有天淵玉女鉅鹿神人轅陽侯師  
張宗之姦紛紛復起夫周秦之末三五之隆已嘗專  
意散財厚爵祿竦精神舉天下以求之矣曠日經年  
靡有毫釐之驗足以揆今經曰享多儀儀不及物惟  
曰不享論語說曰子不語怪神唯陛下距絕此類毋  
令姦人有以窺朝者上善其言

乞釋陳湯罪

臣聞楚有子玉得臣文公爲之及席而坐趙有廉頗  
馬服彊秦不敢窺兵井陘近漢有郅都魏尚匈奴不  
敢南鄉沙幕由是言之戰克之將國之爪牙不可不  
重也蓋君子聞鼓鼙之聲則思將率之臣竊見關內



侯陳湯前使副西域都護忿郅支之無道閔王誅之不加策慮愒億義勇奮發卒興師奔逝橫厲烏孫踰集都賴屠三重城斬郅支首報十年之逋誅雪邊吏之宿恥威震百蠻武暢四海漢元以來征伐方外之將未嘗有也今湯坐言事非是幽囚久繫歷時不決執憲之吏欲致大辟昔白起爲秦將南拔郢都北阬趙括以纖芥之過賜死杜郵秦民憐之莫不隕涕今湯親秉鉞席卷喋血萬里之外薦功祖廟告類上帝介胄之士靡不慕義以言事爲罪無赫赫之惡周書曰記人之功忘人之過宜爲君者也夫犬馬有勞於人尙加帷蓋之報况國之功臣者哉竊恐陛下忽於鼙鼓之聲不察周書之意而忘帷蓋之施庸臣遇湯卒從吏議使百姓介然有秦民之恨非所以厲死難之臣也

日食地震對

陛下秉至聖之純德懼天地之戒異飭身修政納問公卿又下明詔帥舉直言燕見紬繹以求咎愆使臣等得造明朝承聖問臣材朽學淺不通政事竊聞明王卽位正五事建大中以承天心則庶徵序於下日月理於上如人君淫溺後宮盤樂游田五事失於躬



大中之道不立則咎徵降而六極至凡災異之發各象過失以類告人乃十二月朔戊申日食婺女之分地震蕭牆之內二者同日俱發以丁寧陛下厥咎不遠宜厚求諸身意豈陛下志在閨門未恤政事不慎舉錯屢失中與內寵大盛女不遵道嫉妬專上妨繼嗣與古之王者廢五事之中失夫婦之紀妻妾得意謁行於內執行於外至覆傾國家或亂陰陽昔褒姒用國宗周以喪閨妻驕扇日以不臧此其效也經曰皇極皇建其有極傳曰皇之不極是謂不建時則有日月亂行陛下踐至尊之祚為天下主奉帝王之職

以統群生方內之治亂在陛下所執誠留意於正身勉強於力行損燕私之間以勞天下放去淫溺之樂罷歸倡優之笑絕却不享之義慎節游田之虞起居有常循理而動躬親政事致行無倦安服若性經曰繼自今嗣王其毋淫于酒毋逸于游田惟正之供未有身治正而臣下邪者也夫妻之際王事綱紀安危之機聖王所致慎也昔舜飭正二女以崇至德楚莊忍絕丹姬以成伯功幽王惑於褒姒周德降亡魯桓脇於齊女社稷以傾誠修後宮之政明尊卑之序貴者不得嫉妬專寵以絕驕嫚之端抑褒閹之亂賊者



咸得秩進各得厥職以廣繼嗣之統息白華之怨後  
宮親屬饒之以財勿與政事以遠皇父之類捐妻黨  
之權未有閨門治而天下亂者也治遠自近始習善  
在左右昔龍莞納言而帝命惟允四輔既備成王靡  
有過事誠敕正左右齊栗之臣戴金貂之飾執常伯  
之職者皆使學先王之道知君臣之義濟濟謹孚無  
敖戲驕恣之過則左右肅艾群僚仰法化流四方經  
曰亦惟先正克左右未有左右正而百官枉者也治  
天下者尊賢考功則治簡賢違功則亂誠審思治人  
之術歡樂得賢之福掄材選士必試於職明度量以

程能考功實以定德無用比周之虛譽毋聽浸瀾之  
譖愬則抱功修職之吏無蔽傷之憂比周邪僞之徒  
不得卽工小人日銷俊又日隆經曰三載考績三考  
黜陟幽明又曰九德咸事俊又在官未有助賞得於  
前衆賢布於官而不治者也堯遭洪水之災天下分  
絕爲十二州制遠之道微而無乖畔之難者德厚恩  
深無怨於下也秦居平土一夫大呼而海內崩析者  
刑罰深酷吏行殘賊也夫違天害德爲上取怨於下  
莫甚乎殘賊之吏誠放退殘賊酷暴之吏錮廢勿用  
益選溫良上德之士以親萬姓平刑釋寃以理民命



西漢 八風文選卷六  
務省繇役毋奪民時薄收賦稅毋殫民財使天下黎  
元咸安家樂業不苦踰時之役不患苛暴之政不疾  
酷烈之吏雖有唐堯之大災民無離上之心經曰懷  
保小民惠於鰥寡未有德厚吏良而民畔者也臣聞  
災異皇天所以譴告人君過失猶嚴父之明誠畏懼  
敬改則禍銷福降忽然簡易則咎罰不除經曰饗用  
五福威用六極傳曰六沴作見若不共御六罰既侵  
六極其下今三年之間災異鋒起小大畢具所行不  
享上帝上帝不豫炳然甚著不求之身無所改正疏  
舉廣謀又不用其言是循不享之迹無謝過之實也

天責愈深此五者王事之綱紀南面之急務惟陛下  
留神

救劉輔書

臣聞明王垂寬容之聽崇諫爭之官廣開忠直之路  
不罪狂狷之言然後百僚在位竭忠盡謀不懼後患  
朝廷無譎諛之士元首無失道之讐竊見諫大夫劉  
輔前以縣令求見擢爲諫大夫此其言必有卓詭切  
至當聖心者故得拔至於此旬日之間收下秘獄臣  
等愚以爲輔幸得託公族之親在諫臣之列新從下  
士來未知朝廷體獨觸忌諱不足深過小罪宜隱忍



而已如有大惡宜暴治理官與衆共之昔趙簡子殺其大夫鳴犢孔子臨河而還今天心未豫災異屢降水旱迭臻方當隆寬廣問褒直盡下之時也而行慘急之誅於諫爭之臣震驚群下失忠直心假令輔不坐直言所坐不著天下不可戶曉同姓近臣本以言顯其於治親養忠之義誠不宜幽囚于掖庭獄公卿以下見陛下進用輔急而折傷之暴人有懼心精銳銷爽莫敢盡節正言非所以昭有虞之聽廣德美之風臣等切深傷之惟陛下留神省察

論董賢封事

王嘉

臣聞爵祿土地天之有也書云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王者代天爵人尤宜慎之裂地而封不得其宜則衆庶不服感動陰陽其害疾自深今聖體久不平此臣嘉所內懼也高安侯賢佞幸之臣陛下傾爵位以貴之殫貨財以富之損至尊以寵之主威已黜府藏已竭唯恐不足財皆民力所爲孝文皇帝欲起露臺重百金之費克已不作今賢散公賦以施私惠一家至受千金徃古以來貴臣未嘗有此流聞四方皆同怨之里諺曰千人所指無病而死臣常爲之寒心今



西漢  
太皇太后以永信太后遺詔詔丞相御史益賢戶賜  
三侯國臣嘉竊惑山崩地動日食於三朝皆陰侵陽  
之戒也前賢已再封晏商再易邑業緣私橫求恩已  
過厚求索自恣不知厭足甚傷尊尊之義不可以示  
天下爲害痛矣臣驕侵罔陰陽失節氣感相動害及  
身體陛下寢疾久不平繼嗣未立宜思正萬事順天  
人之心以求福祐柰何輕身肆意不念高帝之勤苦  
垂立制度欲傳之於無窮哉孝經曰天子有爭臣七  
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臣謹封上詔書不敢露見非  
愛死而不自法恐天下聞之故不敢自劾愚戇數犯  
忌諱唯陛下省察

論用材疏

臣聞聖王之功在於得人孔子曰材難不其然乎故  
繼世立諸侯象賢也雖不能盡賢天子爲擇臣立命  
卿以輔之居是國也累世尊重然後士民之衆附焉  
是以教化行而治功立今之郡守重於古諸侯往者  
致選賢材賢材難得拔擢可用者或起於囚徒昔魏  
尚坐事繫文帝感馮唐之言遣使持節赦其臯拜爲  
雲中太守匈奴忌之武帝擢韓安國於徒中拜爲梁  
內史骨肉以安張敞爲京兆尹有罪當免黠吏知而



犯敞敞收殺之其家自寃使者覆獄劾敞賊殺人上  
逮捕不下會免亡命數十日宣帝徵敞拜爲冀州刺  
史卒獲其用前世非私此三人貪其材器有益於公  
家也孝文時吏居官者或長子孫以官爲氏倉氏庫  
氏則倉庫吏之後也其二千石長吏亦安官樂職然  
後上下相望莫有苟且之意其後稍稍變易公卿以  
下傳相促急又數改更政事司隸部刺史察過悉劾  
發揚陰私吏或居官數月而退送故迎新交錯道路  
中材苟容求全下材懷危內顧一切營私者多二千  
石益輕賤吏民慢易之或持其微過增加成臯言於

刺史司隸或至上書章下衆庶知其易危小失意則  
有離畔之心前山陽亡徒蘇令等從橫吏士臨難莫  
肯伏節死義以守相威權素奪也孝成皇帝悔之下  
詔書二千石不爲縱遣使者賜金尉厚其意誠以爲  
國家有急取辦於二千石二千石尊重難危乃能使  
下孝宣皇帝愛其良民吏有章効事留中會赦一解  
故事尚書希下章爲煩擾百姓證驗繫治或死獄中  
章文必有敢告之字乃下惟陛下留神於擇賢記善  
忘過容忍臣子勿責以備二千石部刺史三輔縣令  
有材任職者人情不能不有過差宜可闊略今盡力



西漢書卷六  
召  
者有所勸此方今急務國家之利也前蘇令發欲遣  
大夫使遂問狀時見大夫無可使者召鑿屋令尹逢  
拜爲諫大夫遣之今諸大夫有材能者甚少宜豫畜  
養可成就者則士赴難不愛其死臨事倉卒乃求非  
所以明朝廷也

日食對

杜鄴

臣聞禽息憂國碎首不恨卞和獻寶刖足願之臣幸  
得奉直言之詔無二者之危敢不極陳臣聞陽尊陰  
卑卑者隨尊尊者兼卑天道也是以男雖賤各爲其  
家陽女雖貴猶爲其國陰故禮明三從之義雖有文  
母之德必繫於子春秋不書紀侯之母陰義殺也昔  
鄭伯隨姜氏之欲終有叔段篡國之禍周襄王內迫  
惠后之難而遭居鄭之危漢興呂太后權私親屬又  
以外孫爲孝惠后是時繼嗣不明凡事多晻晻昏冬  
雷之變不可勝載竊見陛下行不偏之政每事儉約



非禮不動誠欲正身與天下更始也然嘉瑞未應而日食地震民訛言行籌傳相驚恐按春秋災異以指象爲言語故在於得一類而達之也日食明陽爲陰所臨坤卦乘離明夷之象也坤以法地爲土爲母以安靜爲德震不陰之效也占象甚明臣不敢直言其事昔曾子問從令之義孔子曰是何言與善閔子騫守禮不苟從親所行無非禮者故無可問也前大司馬新都侯莽退伏第家以詔策決復遣就國高昌侯宏去藩自絕猶受封土制書侍中駙馬都尉遷不忠巧佞免歸故郡間未旬月則有詔還大臣奏正其罰

卒不得道而反兼官奉使顯寵過故及陽信侯業皆緣私君國非功義所出諸然家昆弟無賢不肖並侍帷幄布在列位或典兵衛或將軍屯寵意并於一家積貴之勢世所希見所希聞也至乃並置大司馬將軍之官皇甫雖盛三桓雖隆魯爲作三軍無以甚此當拜之日掩然日食不在前後臨事而發者明陛下謙遜無專承指非一所言輒聽所欲輒隨有罪惡者不坐辜罰無功能者畢受官爵流漸積猥正尤在是欲令昭昭以覺聖明詩人所刺春秋所譏指象如此殆不在他由後視前忿色非之逮身所行不自鏡見



則以爲可計之過者疏賤獨偏見疑內亦有此類天  
變不空保右世主如此之至奈何不應臣聞野雞著  
怪高宗深動大風暴過成王怛然願陛下加致精誠  
思承始初事稽諸古以厭下心則黎庶群生無不說  
憲上帝百神收還威怒禎祥福祿何嫌不報

上徙都成周疏

翼奉

臣聞昔者盤庚改邑以興殷道聖人美之竊聞漢德  
隆盛在於孝文皇帝躬行節儉外省繇役其時未有  
甘泉建章及上林中諸離宮館也未央宮又無高門  
武臺麒麟鳳凰白虎玉堂金華之殿獨有前殿曲臺  
漸臺宣室溫室承明耳孝文欲作一臺度用百金重  
民之財廢而不爲其積土基至今猶存又下遺詔不  
起山墳故其時天下大和百姓給足德流後嗣如今  
處於當今因此制度必不能功名天道有常王道  
亡常亡常者所以應有常也必有非常之主然後能



立非常之功臣願陛下徙都於成周左據成臯右阻  
龜池前鄉崧高後介大河建滎陽扶河東南北千里  
以爲關而入教倉地方百里者八九足以自娛東厭  
諸侯之權西遠羌胡之難陛下共已亡爲按成周之  
居兼盤庚之德萬歲之後長爲高宗漢家郊兆寢廟  
祭祀之禮多不應古臣奉誠難置居而改作故願陛  
下遷都正本衆制皆定亡復繕治宮館不急之費歲  
可餘一年之畜臣聞三代之祖積德以王然皆不過  
數百年而絕周至成王有上賢之材因文武之業以  
周召爲輔有司各敬其事在位莫非其人天下甫二  
世耳然周公猶作詩書深戒成王以恐失天下書則  
曰王毋若殷王紂其詩則曰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  
宜監于殷駿命不易今漢初取天下起於豐沛以兵  
征伐德化未洽後世奢侈國家之費當數代之用非  
直費財又乃費士孝武之世暴骨四夷不可勝數有  
天下雖未久至於陛下八世九主矣雖有成王之明  
然亡周召之佐今東方連年饑饉加之疾疫百姓  
菜色或至相食地比震動天氣溷濁日光侵奪繇此  
言之執國政者豈可以不懷怵惕而戒萬分之一乎  
故臣願陛下因天變而徙都所謂與天下更始者也



天道終而復始窮則反本故能延長而亡窮也今漢道未終陛下本而始之於以永世延祚不亦優乎如因丙子之孟夏順太陰以東行到後七年之明歲必有五年之餘蓄然後大行考室之禮雖周之隆盛亡以加此唯陛下留神詳察萬世之策

罷珠崖對

賈捐之

臣幸得遭明盛之朝蒙危言之策無忌諱之患敢昧死竭卷卷臣聞堯舜聖之盛也禹入聖域而不優故孔子稱堯曰大哉韶曰盡善禹曰無間以三聖之德地方不過數千里西被流沙東漸于海朔南暨聲教迄于四海欲與聲教則治之不欲與者不彊治也故君臣歌德含氣之物各得其宜武丁成王殷周之大仁人也然地東不過江黃西不過氐羌南不過蠻荆北不過朔方是以頌聲並作視聽之類咸樂其生越裳氏重九譯而獻此非兵革之所能致及其衰也南征



不還齊桓揅其難孔子定其文以至乎秦興兵遠攻  
貪外虛內務欲廣地不慮其害然地南不過閩越北  
不過太原而天下潰畔禍卒在於二世之末長城之  
歌至今未絕賴聖漢初興爲百姓請命平定天下至  
孝文皇帝閔中國未安偃武行文則斷獄數百民賦  
四十丁男三年而一事時有獻千里馬者詔曰鸞旗  
在前屬車在後吉行日五十里師行日三十里朕乘  
千里之馬獨先安之於是還馬與道里費而下詔曰  
朕不受獻也其令四方毋求來獻當此之時逸游之  
樂絕奇麗之賂塞鄭衛之倡微矣夫後宮盛色則賢

者隱處佞人用事則諍臣杜口而文帝不行故諡爲  
孝文廟稱太宗至孝武皇帝元狩六年太倉之粟紅  
腐而不可食都內之錢貫朽而不可校廼探平城之  
事錄冒頓以來數爲邊害籍兵厲馬因富民以攘服  
之西連諸國至于安息東過碣石以玄菟樂浪爲郡  
北卻匈奴萬里更起營塞制南海以爲八郡則天下  
斷獄萬數民賦數百造鹽鐵酒權之利以佐用度猶  
不能足當此之時寇賊並起軍旅數發父戰死於前  
子鬪傷於後女子乘亭鄣孤兒號於道老母寡婦飲  
泣巷哭遙設虛祭想魂乎萬里之外淮南王盜寫虎



符陰聘名士關東公孫勇等詐爲使者是皆廓地泰  
大征伐不休之故也今天下獨有關東關東大者獨  
有齊楚民衆久困連年流離離其城郭相枕席於道  
路人情莫親父母莫樂夫婦至嫁妻賣子法不能禁  
義不能止此社稷之憂也今陛下不忍悄悄之忿欲  
驅士衆擠之大海之中快心幽冥之地非所以救助  
饑饉保全元元也詩云蠢爾蠻荆大邦爲讎言聖人  
起則後服中國衰則先畔動爲國家難自古而患之  
久矣何況廼復其南方萬里之蠻乎駱越之人父子  
同川而浴相習以鼻飲與禽獸無異本不足郡縣置  
也顛顛獨居一海之中霧露氣濕多毒草蟲蛇水土  
之害人未見虜戰士自死又非獨珠厓有珠犀璆瑁  
也棄之不足惜不擊不損威其民譬猶魚鼈何足貪  
也臣竊以往者羌軍言之暴師曾未一年兵出不踰  
千里費四十餘萬萬大司農錢盡廼以少府禁錢續  
之夫一隅爲不善費尙如此况於勞師遠攻亡士毋  
功乎求之往古則不合施之當今又不便臣愚以爲  
非冠帶之國禹貢所及春秋所治皆可且無以爲願  
遂棄珠厓專用恤關東爲憂



罷邊備議

侯應

周秦以來匈奴暴桀寇侵邊境漢興尤被其害臣聞北邊塞至遼東外有陰山東西千餘里草木茂盛多禽獸本冒頓單于依阻其中治作弓矢來出為寇是其苑囿也至孝武世出師征伐斥奪此地攘之於幕北建塞徼起亭隧築外城設屯戍以守之然後邊境得用少安幕北地平少草木多大沙匈奴來寇少所蔽隱從塞以南徑深山谷往來差難邊長老言匈奴失陰山之後過之未嘗不哭也如罷備塞戍卒示夷狄之大利不可一也今聖德廣被天覆匈奴匈奴得



西漢 卷之七  
蒙全活之恩稽首來臣夫夷狄之情困則卑順強則  
驕逆天性然也前以罷外城省亭隧今裁足以候望  
通烽火而已古者安不忘危不可復罷二也中國有  
禮義之教刑罰之誅愚民猶尚犯禁又况單于能必  
其衆不犯約哉三也自中國尚建關梁以制諸侯所  
以絕臣下之覬欲也設塞徼置屯戍非獨爲匈奴而  
已亦謂諸屬國降民本故匈奴之人恐其思舊逃亡  
四也近西羌保塞與漢人交通吏民貪利侵盜其畜  
產妻子以此怨恨起而背畔世世不絕今罷乘塞則  
生嫚易分爭之漸五也往者從軍多沒不還者子孫

貧困一旦亡出從其親戚六也又邊人奴婢愁苦欲  
亡者多日聞匈奴中樂無奈候望急何然時有亡出  
塞者七也盜賊桀黠群輩犯法如其窘急亡走北出  
則不可制八也起塞以來百有餘年非皆以土垣也  
或因山巖石木柴僵落谿谷水門稍稍平之卒徒築  
治功費久遠不可勝計臣恐議者不深慮其終始欲  
以一切省繇戍十年之外百歲之內卒有他變障塞  
破壞亭隧滅絕當更發屯繕治累世之功不可卒復  
九也如罷戍卒省候望單于自以保塞守禦必深德  
漢請求無已小失其意則不可測開夷狄之隙虧中



國之固十也非所以永持至安威制百蠻之長策也

說王根論災異

李尋

書云天聰明蓋言紫宮極樞通位帝紀太微四門廣  
開大道五經六緯尊術顯士翼張舒布燭臨四海少  
微處士爲比爲輔故次帝廷女宮在後聖人承天賢  
賢易色取法於此天官上相上將皆顛面正朝憂責  
甚重要在得人得人之效成敗之機不可不勉也昔  
秦穆公說譏譏之言任佗佗之勇身受大辱社稷幾  
亡悔過自責思惟黃髮任用百里奚卒霸西域德列  
王道二者禍福如此可不慎哉夫士者國家之大寶  
功名之本也將軍一門九侯二十朱輪漢興以來臣



子貴盛未嘗至此夫物盛必衰自然之理唯有賢友  
疆輔庶幾可以保身命全子孫安國家書曰歷象日  
月星辰此言仰視天文俯察地理觀日月消息候星  
辰行伍揆山川變動參人民繇俗以制法度考禍福  
舉措諄逆咎敗將至徵兆爲之先見明君恐懼修正  
側身博問轉禍爲福不可救者卽蓄備以待之故社  
稷無憂竊見往者赤黃四塞地氣大發動土竭民天  
下擾亂之徵也彗星爭明庶雄爲桀大寇之引也此  
二者已頗效矣城中訛言大水奔走上城朝廷驚駭  
女孽入宮此獨未效聞者重以水泉湧溢旁官闕仍

出月太白入東井犯積水缺天淵日數湛於極陽之  
色羽氣乘宮起風積雲又錯以山崩地動河不用其  
道盛冬靄電潛龍爲孽繼以隕星流彗維填上見月  
蝕有背鄉此亦高下易居洪水之徵也不憂不改洪  
水迺欲盪滌流彗迺欲掃除改之則有年亡期故屬  
者頗有變改小貶邪猾日月光精時雨氣應此皇天  
右漢無已也何況致大改之宜急博求幽隱拔擢天  
士任以大職諸闡茸佞調抱虛求進及用殘賊酷虐  
聞者若此之徒皆嫉善憎忠壞天文敗地理涌趨邪  
陰湛溺太陽爲主結怨於民宜以時廢退不當得居



西漢 八 歷代文選卷六  
位誠必行之凶災銷滅子孫之福不旋日而至政治  
感陰陽猶鐵炭之低印見效可信者也及諸蓄水連  
泉務通利之修舊隄防省池澤稅以助損邪陰之盛  
案行事考變易訛言之效未嘗不至請徵韓放掾周  
敞王望可與圖之

移書讓太常博士

劉歆

歆親近欲建立左氏春秋及毛詩逸禮古文尚書皆  
列於學官哀帝令歆與五經博士講論其議諸儒博  
士或不肯置對歆因移書太常博士責讓之曰昔唐  
虞既衰而三代迭興聖帝明王累起相襲其道甚著  
周室既微而禮樂不正道之難全也如此是故孔子  
憂道不行歷國應聘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乃得  
其所修易序書則作春秋以記帝王之道及夫子沒  
而微言絕七十子卒而大義乖重遭戰國棄邊豆之  
禮理軍旅之陣孔氏之道抑而孫吳之術興陵夷至



于暴秦焚經書殺儒士設挾書之法行是古之罪道  
術由此遂滅漢興去聖帝明王遐遠仲尼之道又絕  
法度無所因襲時獨有一叔孫通略定禮儀天下唯  
有易卜未有他書至於孝惠之世乃除挾書之律公  
卿大臣絳灌之屬咸介冑武夫莫以爲意至孝文皇  
帝始使掌故晁錯從伏生受尚書尚書初出於屋壁  
朽折散絕今其書見在時師傳讀而已詩始萌芽天  
下衆書往往頗出皆諸子傳說猶廣立於學官爲置  
博士在朝之儒唯賈生而已至孝武皇帝然後鄒魯  
梁趙頗有詩禮春秋先師皆出於建元之間當此之

時一人不能獨盡其經或爲雅或爲頌相合而成秦  
誓後得博士集而讀之故詔書曰禮壞樂崩書缺簡  
脫朕甚閔焉時漢興已七八十年離於全經固已遠  
矣及魯恭王壞孔子宅欲以爲宮而得古文於壞壁  
之中逸禮有三十九篇書十六篇天漢之後孔安國  
獻之遭巫蠱倉卒之難未及施行及春秋左氏丘明  
所修皆古文舊書多者二十餘通藏於秘府伏而未  
發孝成帝愍學殘文缺稍離其真乃陳發秘藏校理  
舊文得此三事以考學官所傳經或脫簡傳或間編  
博問民間則有魯國桓公趙國貫公膠東庸生之遺



學與此同抑而未施此乃有識者之所歎愍士君子之所嗟痛也往者綴學之士不思廢絕之闕苟因陋就寡分文析字煩言碎辭學者罷老且不能究其一藝信口說而背傳記是末師而非往古至於國家將有大事若立辟廱封禪巡狩之儀則幽冥而莫知其原猶欲保殘守缺挾恐見破之私意而亡從善服義之公心或懷嫉妬不考情實雷同相從隨聲是非抑此三學以尚書爲備謂左氏爲不傳春秋豈不哀哉今聖上德通神明繼統揚業亦愍文教錯亂學士若茲雖昭其情猶依違謙讓樂與士君子同之故下明

詔試左氏可立否遣近臣奉旨銜命將以輔弱扶微與二三君子比意用力冀得廢遺今則不然深閉固距而不肯試猥以不誦絕之欲以杜塞餘道絕滅微學夫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此乃衆庶之所爲耳非所望於士君子也且此數家之事皆先帝所親論今上所考視其古文舊書皆有徵驗內外相應豈苟而已哉夫禮失求之於野古文不猶愈於野乎往者博士書有歐陽春秋公羊易則施孟然孝皇帝猶復廣立穀梁春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書義雖相反猶並置之何則與其過而廢之寧過而立之傳曰文武之道



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今此數家之言所以兼包大小之義豈可偏絕哉若必專已守殘黨同門妬道真違明詔失聖意以陷於文吏之議甚爲二三君子不取也

### 毀廟議

臣聞周室旣衰四夷並侵獫狁最彊於今匈奴是也至宣王而伐之詩人美而頌之曰薄伐獫狁至于太原又曰嘽嘽焯焯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獫狁荆蠻來威故稱中興及至幽王大戎來伐殺幽王取宗器自是之後南夷與北夷交侵中國不絕如綫春秋

紀齊桓南伐楚北伐山戎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是故棄桓之過而錄其功以爲伯首及漢興冒頓始彊破東胡禽月氏并其土地地廣兵彊爲中國害南越尉佗總百粵自稱帝故中國雖平猶有四夷之患且無寧歲一方有急三面救之是天下皆動而被其害也孝文皇帝厚以貨賂與結和親猶侵暴無已甚者興師十餘萬衆近屯京師及四邊歲發屯備虞其爲患久矣非一世之漸也諸侯郡守連匈奴及百粵以爲逆者非一人也匈奴所殺郡守郡尉略取人民不可勝數孝武皇帝愍中國罷勞無安寧之



時乃遣大將軍驃騎伏波樓船之屬南滅百粵起七郡北攘匈奴降昆邪十萬之衆置五屬國起朔方以奪其肥饒之地東伐朝鮮起玄菟樂浪以斷匈奴之左臂西伐大宛并三十六國結烏孫起燉煌酒泉張掖以鬲婁羌裂匈奴之右肩單于孤特遠遁于幕北四垂無事斥地遠境起十餘郡功業既定廼封丞相爲富民侯以大安天下富實百姓其規模可見又招集天下賢俊與協心同謀興制度改正朔易服色立天地之祠建封禪殊官號存周後定諸侯之制永無逆爭之心至今累世賴之單于守藩百蠻服從萬世

之基也中興之功未有高焉者也高帝建大業爲太祖孝文皇帝德至厚也爲文太宗孝武皇帝功至著也爲武世宗此孝宣帝所以發德音也禮記王制及春秋穀梁傳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二天子七日而殯七月而葬此喪事尊卑之序也與廟數相應其文曰天子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故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春秋左氏傳曰名位不同禮亦異數自上以下降殺以兩禮也七者其正法數可常數者也宗不在此數中宗變也苟有功德則宗之不可預爲設數故於殷



太甲爲太宗太戊爲中宗武丁曰高宗周公爲毋逸之戒舉殷三宗以勸成王繇是言之宗無數也然則所以勸帝者之功德博矣以七廟言之孝武皇帝未宜毀以所宗言之則不可謂無功德禮記祀典曰夫聖王之制祀也功施於民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救大災則祀之竊觀孝武皇帝功德皆兼而有焉凡在於異姓猶將特祀之况於先祖或說天子五廟無見文又說中宗高宗者宗其道而毀其廟名與實異非尊德貴功之意也詩云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茨思其人猶愛其樹况宗其道而毀其廟乎迭毀之禮自有常法無殊功異德固以親疏相推及至祖宗之序多少之數經傳無明文至尊至重難以疑文虛說定也孝宣皇帝舉公卿之議用衆儒之謀旣以爲世宗之廟建之萬世宣布天下臣愚以爲孝武皇帝功烈如彼孝宣皇帝崇立之如此不宜毀上覽其議而從之制曰太僕舜中壘校尉歆議可



諫伐匈奴

嚴尤

臣聞匈奴爲害所從來久矣未聞上世有必征之者也後世三家周秦漢征之然皆未有得上策者也周得中策漢得下策秦無策焉當周宣王時獫狁內侵至于涇陽命將征之盡境而還其視戎狄之侵譬猶蝨蟲之螫毆之而已故天下稱明是爲中策漢武帝選將練兵約齊輕糧深入遠戍雖有克獲之功胡輒報之兵連禍結三十餘年中國罷耗匈奴亦創艾而天下稱武是爲下策秦始皇不忍小恥而輕民力築長城之固延袤萬里轉輸之行起於負海疆境旣完



中國內竭以喪社稷是爲無策今天下遭陽九之厄  
比年饑饉西北邊尤甚發三十萬衆具三百日糧東  
援海岱南取江淮然後乃備計其道里一年尙未集  
合兵先至者聚居暴露師老械弊執不可用此一難  
也邊旣空虛不能奉軍糧肉調郡國不相及屬此二  
難也計一人三百日食用糒十八斛非牛力不能勝  
牛又當自齋食加二十斛重矣胡地沙鹵多乏水草  
以往事揆之軍出未滿百日牛必物故且盡餘糧尙  
多人不能負此三難也胡地秋冬甚寒春夏甚風多  
齋糒鍤薪炭重不可勝食糒飲水以歷四時師有疾  
疫之憂是故前世代胡不過百日非不欲久執力不  
能此四難也輜重自隨則輕銳者少不得疾行虜徐  
遁逃執不能及幸而逢虜又累輜重如遇險阻銜尾  
相隨虜要遮前後危殆不測此五難也大用民力功  
不可必立臣伏憂之今旣發兵宜縱先至者令臣尤  
等深入霆擊且以創艾胡虜莽不聽尤言轉兵穀如  
故天下騷動



解嘲

楊雄

客嘲楊子曰吾聞上世之士人綱人紀不生則已生則上尊人君下榮父母析人之圭儋人之爵懷人之符分人之祿紆青拖紫朱丹其轂今子幸得遭明盛之世處不諱之朝與群賢同行歷金門上玉堂有日矣曾不能畫一奇出一策上說人主下談公卿目如耀星舌如電光一從一衡論者莫當顧而作太玄五千文支葉扶踈獨說十餘萬言深者入黃泉高者出蒼天大者含元氣纖者入無倫然而位不過侍郎擢纔給事黃門意者玄得毋尚白乎何為官之拓落也



楊子笑而應之曰客徒欲丹朱吾轂不知一跌將赤  
吾之族也往者周網解結群鹿爭逸離爲十二合爲  
六七四分五剖並爲戰國士無常君國無定臣得士  
者富失士者貧矯翼厲翮恣意所存故士或自盛以  
橐或鑿坏以遁是故騶行以頡亢而取世資孟軻雖  
連蹇猶爲萬乘師今大漢左東海右渠搜前番禹後  
陶塗東南一尉西北一候微以糾墨制以質鈇散以  
禮樂風以詩書曠以歲月結以倚廬天下之士雷動  
雲合魚鱗雜襲咸營于八區家家自以爲稷契人人  
自以爲咎繇戴緹垂纓而談者皆擬於阿衡五尺童

子羞比晏嬰與夷吾當塗者入青雲失路者委溝壑  
且握權則爲卿相夕失執則爲匹夫譬若江湖之崖  
勃解之鳥乘鴈集不爲之多雙鳧飛不爲之少昔三  
仁去而殷虛二老歸而周熾子胥死而吳亡種蠡存  
而粵伯五殺入而秦喜樂毅出而燕懼范雎以折摺  
而危穰侯蔡澤雖噤吟而笑唐舉故當其有事也非  
蕭曹子房平勃樊霍則不能安當其亡事也章句之  
徒相與坐而守之亦亡所患故世亂則聖哲馳騫而  
不足世治則庸夫高枕而有餘夫上世之士或解縛  
而相或釋褐而傳或倚夷門而笑或橫江潭而漁或



七十說而不遇或立談間而封侯或枉千乘於陋巷  
或擁帚彗而先驅是以士頗得信其舌而奮其筆室  
隙蹈瑕而無所詘也今縣令不請士郡守不迎師群  
卿不揖客將相不俛眉言奇者見疑行殊者得辟是  
以欲談者宛舌而固聲欲行者擬足而投迹鄉使上  
世之士處乎今策非甲科行非孝廉舉非方正獨可  
抗疏時道是非高得待詔下觸聞罷又安得青紫且  
吾聞之也炎炎者滅隆隆者絕觀雷觀火爲盈爲實  
天收其聲地藏其熱高明之家鬼瞰其室攫挈者亡  
默默者存位極者宗危自守者身全是故知玄知默

守道之極爰清爰靜游神之庭惟寂惟冥守德之宅  
世異事變人道不殊彼我易時未知何如今子廼以  
鷓臬而笑鳳皇執螻蛄而嘲龜龍不亦病乎子徒笑  
我玄之尚白吾亦笑子之病甚不遭吏跼與扁鵲也  
悲夫客曰然則靡玄無所成名乎范蔡以下何必玄  
哉楊子曰范睢魏之亡命也拉脅折骼免於徽索翕  
肩蹈背扶服入橐激卽萬乘之主界涇陽抵穰侯而  
代之當也蔡澤山東之匹夫也頷頤折頰涕唾流沫  
西揖彊秦之相搯其咽而抗其氣附其背而奪其位  
時也天下已定金革已平都於雒陽婁敬委輅脫輓



掉三寸之舌建不拔之策舉中國徙之長安適也五  
帝垂典三王傳禮百世不易叔孫通起於枹鼓之間  
解甲投戈遂作君臣之儀得也甫刑靡敝秦法酷烈  
聖漢權制而蕭何造律宜也故有造蕭何律於唐虞  
之世則諄矣有作叔孫通儀於夏殷之時則惑矣有  
建婁敬之策於成周之世則繆矣有談范蔡之說於  
金張許史之間則狂矣夫蕭規曹隨留侯畫策陳平  
出奇功若泰山嚮若砥隕唯其人之膽知哉亦會其  
時之可爲也故爲可爲於可爲之時則從爲不可爲  
於不可爲之時則凶夫蘭生收功於章臺四皓采榮

### 解難

於南山公孫創業於金馬驃騎發迹於祁連司馬長  
卿竊訾於卓氏東方朔割名於細君僕誠不能與此  
數公者並故默然獨守吾太玄

客難揚子曰凡著書者爲衆人之所好也美味期乎  
合口工聲調於比耳今吾子廼抗辭幽說閎意眇指  
獨馳騁於有亡之際而陶冶大鑪旁薄群生歷覽者  
茲年矣而殊不寤亶費精神於此而煩學者於彼譬  
畫者畫於無形弦者放於無聲殆不可乎揚子曰俞  
若夫閎言崇議幽微之塗蓋難與覽者同也昔人有



西漢  
觀象於天視度於地察法於人者天麗且彌地普而  
深昔人之辭迺玉迺金彼豈好爲艱難哉執不得已  
也獨不見夫翠蚪絳螭之將登虜天必聳身於蒼梧  
之淵不階浮雲翼疾風虛舉而上升則不能檝膠葛  
騰九閎日月之經不千里則不能燭六合耀八紘泰  
山之高不嶠嶢則不能淳滃雲而散歆烝是以宓犧  
氏之作易也繇絡天地經以八卦文王附六爻孔子  
錯其象而彖其辭然後發天地之藏定萬物之基典  
謨之篇雅頌之聲不溫純深潤則不足以揚鴻烈而  
章緝熙蓋昏靡爲宰寂寞爲尸大味必淡大音必希

大語叫叫大道低回是以聲之眇者不可同於衆人  
之耳形之美者不可混於世俗之目辭之衍者不可  
齊於庸人之聽今夫弦者高張急徵追趨逐者則坐  
者不期而附矣試爲之施咸池掄六莖發簫韶詠九  
成則莫有和也是故鍾期死百牙絕絃破琴而不肯  
與衆鼓優人亡則匠石輟斤而不敢妄斲師曠之調  
鍾竈知音者之在後也孔子之作春秋幾君子之前  
睹也老聃有遺言貴知我者希此非其操與

乞許單于來朝

臣聞六經之治貴於未亂兵家之勝貴於未戰二者



皆微然而大事之本不可不察也今單于上書求朝  
國家不許而辭之臣愚以爲漢與匈奴從此隙矣本  
北地之狄五帝所不能臣三王所不能制其不可使  
隙甚明臣不敢遠稱請引秦以來明之以秦始皇之  
強蒙恬之威帶甲四十餘萬然不敢窺西河迺築長  
城以界之會漢初興以高祖之威靈三十萬衆困於  
平城士或七日不食高皇后嘗忿匈奴群臣廷議樊  
噲請以十萬衆橫行匈奴中季布曰噲可斬也妄阿  
順指於是大臣權書遺之然後匈奴之結解中國之  
憂平及孝文時匈奴侵暴北邊候騎至雍甘泉京師

大駭發三將軍屯細柳棘門霸上以備之孝武卽位  
設馬邑之權欲誘匈奴匈奴覺之而去徒費財勞師  
一虜且不得見况單于之面乎其後深惟社稷之計  
規恢萬載之策廼大興師數十萬使衛青霍去病操  
兵前後十餘年窮極其地追奔逐北封狼居胥山禪  
於姑衍以臨瀚海虜名王貴人以百數自是之後匈  
奴震怖益求和親然而未肯稱臣也且夫前世豈樂  
傾無量之費役無罪之人快心於狼望之北哉以爲  
不壹勞者不乂佚不暫費者不永寧是以忍百萬之  
師以摧餓虎之喙運府庫之財填廬山之壑而不悔



也至本始之初匈奴有桀心欲掠烏孫侵公主廼發  
五將之師十五萬騎獵其南而長羅侯以烏孫五萬  
騎震其西皆至質而還時鮮有所獲徒奮揚威武明  
漢兵若雷風耳雖空行空反尚誅兩將軍故北狄不  
服中國未得高枕安寢也逮至元康神爵之間大化  
神明鴻恩溥洽而匈奴內亂五單于爭立日逐呼韓  
邪攜國歸死扶伏稱臣然尙羈縻之計不顯制自此  
之後欲朝者不距不欲者不强何者外國天性忿鷙  
形容魁健負力怙氣難化以善易隸以惡其強難誣  
其和難得故未服之時勞師遠攻傾國殫貨伏尸流

血破堅拔敵如彼之難也旣服之後慰薦撫循交接  
賂遺威儀俯仰如此之備也往時嘗屠大宛之城蹈  
烏桓之壘探姑繒之壁藉蕩姐之場艾朝鮮之旃拔  
兩越之旗近不過旬月之役遠不離二時之勞固已  
犁其庭埽其閭郡縣而置之雲撤席卷後無餘留唯  
北狄爲不然真中國之堅敵也三垂比之懸矣前世  
重之茲甚未易可輕也今單于歸義懷欵誠之心欲  
離其庭陳見於前此廼上世之遺策神靈之所想望  
國家雖費不得已者也柰何距以來厭之辭疎以無  
日之期消往昔之恩開將來之隙夫欵而隙之使有



恨心負前言緣往辭歸怨於漢因以自絕終無北面之心威之不可諭之不能焉得不爲大憂乎夫明者視於無形聰者聽於無聲誠先於未然卽蒙恬樊噲不復施棘門細柳不復備馬邑之策安所設衛霍之功安得用五將之威安所震不然一有隙之後雖智者勞心於內辨者轂擊於外猶不若未然之時也且往者圖西域制車師置城廓都護三十六國費歲以大萬計者豈爲康居烏孫能踰白龍堆而寇西邊哉廼以制匈奴也夫百年勞之一日失之費十而愛一臣竊爲國不安也唯陛下少留意於未然未戰以遏

邊萌之禍

歷代文選卷之六







